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應璩

魏三十

璩字休樞，汝南人。五官將文學，弟歷任文帝、明帝爲散騎常侍。齊王時遷侍中，爲大將軍曹爽長史。後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贈衛尉卿。有集十卷。

與曹公牋

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藝文類聚六

薦和慮則牋

和模字

璩聞唐堯因羣士，召興治齊桓假眾能，召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

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寶英奇敘用之時。貢達進致之良秋也。
令夜光之璧顯價于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于伯樂之庭。庶有
曰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蓀文類聚
五十三

薦貴伯偉牋

賈琳字
伯偉

接御覽

蓀文類聚
五十四

清直

作體素

接御覽

作體素

百三

十二

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雋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于唐

照伯

十二

堯之世多士之頌起于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賈琳字伯偉栗

照伯

十二

性純和體素清口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賈琳字伯偉

五十五

接御覽

五十五

六

與曹昭伯牋

賈琳字
伯偉

十二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
獨坐愁思幸賴遊茲以娛其意古今況之知不虛矣

御覽九百四十七

與劉文達書

劉靖字
文達

十二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

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閼。蠶麥有苦備之用。
無雨澑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艷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
召明。撻幽微。重之召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難
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召方也。魏志列傳

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爲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
之表也。御覽三百五十八

與滿公琰書

炳字公琰

璇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于夷門。毛公受眷于逆
旅。無已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踴躍
情有無量。是已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于詹何。楊倩說于范
武。故使鮮魚出于潛淵。芳旨發自幽菴。繁組綺錯。羽爵飛騰。牙曠
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
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

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
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
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
獲侍坐良增色邑因白不悉璇白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八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據報聞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曠風伯埽途雨師灑
道案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旣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
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莞柳之下結春芳已崇
佩折若華已翳日弋下高雲之鳥卽出深淵之魚浦且讚善便燈
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遲于京臺無已過也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于輞塵思
藥汝上發于寤寐昔伊尹輶耕郢惲投竿思致君子有虞濟蒸人
于塗炭而吾方欲乘來輶于山陽沈鉤縕于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宗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已增邑邑。郊牧之田，宜已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文選裁文類聚二十

與侍郎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曰：宿德顯授，何曾已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于高妙；復斂翼于故枝，塊然

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于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于閭閻，紅塵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撫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侶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相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文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曷怨雲漢之詩，何曰過此。士龍矯首于玄寺，泥人鶴立于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微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

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

善否之應，甚于影響。未可已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應璩白

文選裁文
類聚一百

與劉公翰書

鶴鳩翔鳳之條，龍游昇龍之淵。識真者所爲，儕結也。

文選附
機吳王

郎中時從舉
陳作詩注

與韋仲將書

夫已原憲縣幣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室宇漸而作漏，堂館洽而爲泥。薪芻既蕪，舊穀亦傾。匱唇蘇發，撤機榆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楊雄晏然之情。是已懷蹙，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餓，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諫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廰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裁文類聚三十
五初學記十八

與董仲連書

穀糴驚踰告求周鄰日獲數斗猶復無薪可爨熟之雖孟軻困于梁宋宣尼飢于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廝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誚于賊獲入見謫于嬪息忽使已憤不知處世之爲樂也

藝文類聚三十
五初學記十八

與尚書諸郎書

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閒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菴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于北堂隙漏露于衣服襯蒸單竭檐石傾盤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蹙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盪由昏明二三執事巨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闇闕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

于下職契闊于貧悴哉

荀文類聚三十五

檀氏園葵榮繁茂諸蔗瓜芋亦離離尚萌未知三生復何種植

御賞

九百七十四

與劉孔才書

聽廣陵之清散

文選嵇康琴賦注又謝靈運詩注又夢溪筆談五路憶山中詩注又夢溪筆談五

與梁州刺史劉文爽書

足下內挹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敎加于百姓要道過于侏國之卿也

書

與夏侯孝智書

遭值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援鑒自照鬢已半白良可懼也

北堂書

書鈔一百三十六

與洛陽令杜偉忠書

羊寄虎穴鶻托鷹巢心懷怵惕豈其任哉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與王子雍書

卿校之從有職之事足下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言不改定事合古典莫不歎息之矣

書抄

與毋丘仲恭書

客館不留賓官曹無停事

書抄

與趙叔潛書

入侍華帳出典禁闈

文選陸機贈傅文
熊遷斥丘令詩注

與王將軍書

雀鼠雖微猶知儆烈

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又任昉爲范始興
求立太宰碑表注劉峻廣絕交論注並作雖
思

與龐惠恭書

頻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藝文類聚八十八
御覽九百五十六

與西陽令孔德琰書

寐夢福祥唯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
發赫斯爰整其旅船背之叟皓首之黎莫不負戈奔走于道路旌
表曜于白日雄威震于雷動自此埽敵必將席卷況于微蟲能無
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賊鳴琴巫
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興不降靈雨麗此二災憂心
忡懼逐蝗之道謹問教矣不審致禳將已何物文王修德召厥地
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修善政以慰民望

禳文類
御覽二百

與揚生書

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傳說棄板築而爲殷
相呂望投釣竿而爲周師卓茂起閭里而爲漢宰若此貧者乃奇
才耳璵璵尙書執憲之吏曷曰爲異哉

御覽二百

與許子俊書

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

文選任昉出都傳舍哭范儀射詩注

足下呂方剛之

盛年應不霸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蜀定功。
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畜勇。其毒如何。

御覽四百

三十七

與崔元書

豈有亂首抗巾，已入都城。衣不在體，而已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
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御覽四百九十八

與陰中夏書

從田來。凡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問之，乃知郎君頃有微疴。
告祠社神，將已祈福。聞之悵然，已增歎息。虛社高樹，能有靈應哉。

御覽五百三十二

體正者則檢于人，質弱者則陋于眾。

文選謝靈運詩作
見顏范二中書詩注

答韓文憲書

昔公孫宏皓首入學，顏涿聚十五始涉師門。朝聞道夕殞，聖人所

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自學執何晚之有有若能上追南榮忘食之樂下踵寃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御覽六百一十四

報燕中尉樊彥皇書

肇祛登輿北踐燕路方當化銀龜曰爲黃變青組曰爲紫

御覽八百一十九

報平陸長賈伯璋書

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于惠文鳴玉于縞組哉

御覽八百一十九

與程文信書

是已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永彼孫叔寢丘之地欲求遠田在關之

西南臨洛水北據芒山託崇岫已爲宅因茂林已爲蔭

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

別作應陽御覽八百二十

報東海相梁季然書

足下頓彌天之網收萬仞之魚量之已谿谷數之已陔兆何其壯

乎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謂鰐鯷未足爲吾子之道

御覽八百三十四

書

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介蕭管振
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臺可謂堂堂乎難與竝爲仁矣

御覽

三百三十九

書

清猿與壺人爭且

海錄碎事文選任彭昇齊竟陵王行狀有此語注不云應援書張溥百三家集引海錄碎事當

應援

琰末詳有集十卷

與桓元則書

桓範字元則

敢不策馳敬尋後塵

文選七命注

吳質

質字季重濟陰人建安中爲朝歌長遷元城令文帝受禪拜北
中郎將進振威將軍使持節都督幽并諸軍事封列侯太和四
年入爲侍中卒謚醜侯正元中改謚威侯

魏都賦

我太祖鴻飛充豫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英雄響附

文選陸倕后闕銘注

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衰之隆形于文墨
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
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竝騁材力效節明
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臣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
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
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輒至羽檄交馳于彼諸賢非

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卒呂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呂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園，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獫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呂歸高遠近所呂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御覽三百七十
三作四十三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呂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懼。呂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文選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

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呂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呂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恆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呂泜水漸瀆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譖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敎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呂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咏于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于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燿世俗哉斯竇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呂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文選

荅文帝牋

曹烈曹丹加巨公室支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

文選傳賦

贈何劭王

與文帝書

雖云幽深視險若夷

文選張季鷺藻詩注

荅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綱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遞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惆若有失非敢羨龍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曰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于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土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辭公折節

之禮而無馮談三窟之效。頤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曰：憤積于芻牕，懷眷而悄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笄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初學記十作之，實盈鄙心，秦箏發徵，二八迭奏，墮簾激于華屋，靈鼓動于座右，耳嘈嘈于無聞，情踴躍于鞍馬，謂可北憚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大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偉，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叔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曰爲美談，質小人也。無㠭承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

言訓召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歎且舞儒墨不同固已久矣然一旅之眾不足召揚名步武之間不足召聘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召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召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文選魏文類聚二十六

將論

將者國之命也不可不詳擇不可不審授也

書錄一百一十五

下蘭

蘭下后弟秉子嗣封開陽侯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有集二卷

賛述太子賦

并上賦表

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畱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敏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于自然仁恕洽于無外是召武夫懷恩

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此四字從初學記十皇太子篇補

不暇所不能閒也。昔舜目蒸蒸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目發稱假，鼎足之盛，目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舉，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渟岳峙，學無常師，推德所在，恩無所私，唯德所親。觀士察人，秋毫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遏僞辨于未言，絕謾巧于未形。其所目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于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穠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于金匱；隋侯之珠，彰于韞犢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觀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敘述清風，言之有永，聽者欣欣。

忘日之夕流景耀于無窮布芳陰于四遠譬若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鸞鳳舉翼眾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縣縣之屬忘愚慙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目據狂狷之思

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耽八素之祕奧遵二儀于大猷正往昔之常典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高論作敍歎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踏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濶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諭古賢曰歎息覩懿德曰歡娛歷精思于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自扶賓故老曰勸俗諷六經曰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

明明太子旣微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猗猗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函思異同建計

立議廊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于古見之于今深不可測高不可攀創法萬載垂此休風

藝文類聚十六初學記十兩引

許昌宮賦

入南端曰北眺望景福之寢寢飛棟列曰山峙長途邈曰委蛇見
欒櫨之交錯覩陽馬之承阿轉挾轄自相因若流水之揚波木無
小而不礪材靡隱而不華懿采色而發越瑣巧飾之繁多雙轂承
松丹梁端直明窗列布綺井前疑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
隆冬御絲盛夏重裳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于陰陽脩欄蔭于階
砌崇棟拂乎夏倉綺組發華翡翠生光丹草周隅靈木成行非窮
窓之至貴孰能升于斯堂坐金人于闈闥列鍾簾于廣庭天鹿軒
翥目揚怒師子鬱拂而負楨珍果敷華蘭芷垂榮百璧照曜飛響
應聲扣角則春風至彈商則秋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
巍設御座于鞠城觀奇材之曜輝二六對而講功體便捷其若飛

已上四語從文選

進鼓舞之祕伎，絕世俗而入微奧，七盤之遞奏，

景福殿賦注補

觀輕捷之翾翾初學記十五作翾翾，振華足目卻踏，若將絕而復速，鼓震動

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蛟蛇丹庭

已上六語從文選舞賦注補

或速乍止，乍旋，併飛鳧之迅疾，若翔龍之游天，趙女撫琴，楚媛清

謳，秦箏慷慨，齊舞絕殊，眾技竝奏，拘巧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

樂戲闋游，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論稽古，反流俗退虛僞，進敦朴寶

賢良，賤珠玉，豈必世而後仁，在時主之所欲。

裁文類聚六十二

七牧

翻放袂而赴節

文選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

座右銘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

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

終始惟純

魏文類聚
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終

全三國文卷三十

古蘭

圭

全三國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一

高堂隆

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建安中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相。黃初中除堂陽長。明帝初入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遷陳留太守。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青龍中遷侍中領太史令。景初初遷光祿勳。有集十卷。

詔問崇華殿災咎對

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于禮宮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呂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呂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呂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謹告陛下。

下陛下宜增崇人道。呂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呂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目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呂訓高宗。高宗之所。呂享遠號也。魏志高堂隆傳又見
續漢五行志二注

詔問漢武厭災對

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呂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呂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精祲相感。呂戒人君。是呂聖主觀災責躬。退而脩德。呂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呂待風雨。外足。呂講禮儀。

清墻所災之處，不敢于此有所立作。楚苗嘉禾必生此地，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魏志高堂隆傳又見
續漢五行志二注

詔問鵠巢陵霄闕對

陵霄闕始構，有鵠巢其上。帝曰：問隆對曰：詩云：惟鵠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鵠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觀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

不聞至言乎、

魏志高堂隆傳

詔問未祖丑臘對

詔問何呂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日聞先師說曰王者各呂其行之盛而祖呂其終而臘水始生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呂子祖呂辰臘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呂午祖呂戌臘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呂卯祖呂未臘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呂酉祖呂丑臘土始生于午盛于戌終于寅故土行之君呂戊祖呂寅臘今魏據土德宜呂戊祖寅臘也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通

典同十四御覽三十三引魏臺訪議又略見續漢禮儀志中注補

地震對

地震者臣下強盛地故震動冀所曰警懼人主不可不深思是災

接御覽卷

御覽八百八
十一引晉書

陳災異表

天棓五星

二字一作三

石氏星占曰。天棓五五星之杖也。主搥棓亂兵。客星彗茀干犯棓。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百役。勿使士卒怨于勤苦而爲亂。足其廩食。度其劬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

御覽三百五十七

后妃配郊表

古來娥英姜妃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召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召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召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召武皇配天地也。

通典四十二
引末二語

諫取長安大鐘疏

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旣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冷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召衰。良史

記焉。召爲永鑿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召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召傷德政。非所召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也。

魏志高堂隆傳

星率于大辰上疏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召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圓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白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召五福。民怒吁嗟。則威召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召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召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召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

書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㠭發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聾之禮㠭率先天下㠭昭示後昆不宜有忽㠭重天怒

魏志高同
堂隆傳

諫用法深重疏

夫拓迹垂統必俟聖朝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續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㠭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尙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内可揖讓而治尙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

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已爲典式

魏志高堂隆傳

切諫增崇宮室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已守位曰仁、何已聚人
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
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已帝耕已勸農、后桑已成服、所已昭事
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
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
甚莫過于彼、力役之興莫久于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
庶土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
卿大夫竝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
名也、是已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癟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已
卒歲、宜加愍頤、已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

應也是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於業業惟
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
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閭君荒主不宗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
直言已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于顛覆者也天
道既著請㠭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貞各居其
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
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
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
不割情無㠭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
制非苟拘分將㠭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
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眾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
來告權備竝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勤咨耆賢
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㠭爲難卒討滅而爲國

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土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固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曰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于敗則弗爲之矣是呂后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于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曰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凋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彊敵六軍暴邊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內興土工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

賜不應愉者今皆出半此爲宮入兼多于舊其所出與參少于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馬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自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召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召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攷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放召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亡覆斯亦滅族是召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魏志高堂隆傳

疾篤口占上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
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
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
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
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蹠。
虞夏殷周之軌悲夫。臣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
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
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
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
拒諫，才足已飾非謗，訛是尙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
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饑，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
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
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

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目目、自謂木枝百葉、水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懸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干明萬戶、卒致江充妖讐之變、至于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蟲巢口爪、冒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應揚之臣于肅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募賤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盧、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呂報、

魏志高堂隆傳

上韋抱事

太史許之所舉韋抱、遠不度于古、近不儀于今、每祭與吏爭肉、自

取百斤猶恨其少也

書鈔五十五

上言張掖瑞石事

青龍四年

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魏志管宣傳

近日有司宣令有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歿官有能先覺白者厚賞賜之此爲重禽獸而賤人同于齊宣王矣

御覽九百六引高堂隆集

奏事

陽符一名陽燧取火于日陰符一名陰燧取水于月竝八銅作鏡

名曰陰陽之鏡

御覽七百一十一
七引魏名臣奏

五祀議

國行中雷門井竈多不遍唯祀在者故曰祭五祀在于廟今每四戶輒祭之自漢以來非舊典也祭井自漢從水類不列五祀宜除之祭井祀行世本曰微作傷五祀漢書儀曰祠五祀謂五行金木

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御覽五百二十九引

魏名臣奏

薦新議

按舊典，天予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㠭上將之日，羔或加㠭大而已，不備三牲也。士㠭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鮓。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通典四十九

祀功臣議

太和四年

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曰爲位次。功臣配食于先王。象生時侍讌燕禮。大夫召上皆升堂。召下則位于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于俎豆薦羞。唯君儻公降于君。卿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配食于烝祭所。召尊崇其德。明其勳。曰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召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謂之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謙則脫履升堂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于配食者可也。通典五十

告瑞璽議

太和六年

案典瑞天子有事必告宗廟。召象生也。凡宗廟祖尊而禡親。祭祀告事。皆先尊而後親。往者得瑞璽召告宗廟而奠于親廟。此別告

南面下
脫公字

于尊奠于親故事明比文皇帝文思皇后其爲慈親一體也告之曰質明宇官筵于廟堂之奧設玉几近南設洗于阼階東南酒人設醴酒于堂脯人醢人執籩脯豆醢于洗北西面公位于阼階西南北面太常位于阼階北面差出公後百執事攸立于卿後執璽使者立公西北東面諸博士差退唯籩人豆人不拜餘皆拜拜訖解劙納履博士引公祝道盥升自阼階博士立于高皇廟室戶外西東面祝先入室南面入戶內西面博士並引卿與從公邊人醢人百執事皆從升博士引使者升階如在廷之位卿受脯于戶外入于筵前醢人呂醢授卿卿拜興受設于邊北興出俟事于大皇帝室南面祝酌酒奠邊南祝道公博士引使者執璽邸受瑞璽于戶祝西面立于戶外東使者還復位公奠璽于几東興復位祝入公再拜稽首興立漏移一刻公執璽邸受使者戶外遂造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皆如高皇出禮畢之後可使都督黃門兼諸官告瑞

于文思皇后寢堂如廟之禮

通典五十五

告瑞璽又議

往者得瑞璽祝文曰於惟往者神靈吐燭天球玉璽見于宗廟之宮今則西岳之精神天意重出瑞璽王國之城實爲皇天后土明報皇高曾祖武文之德德祚洋洋光潤萬國孝皇帝諱謹使上公臣某敢用嘉薦醴酒奉呈瑞璽召告先靈尚饗

通典五十五

改正朔議

按自古有文章召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召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召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召十一月爲正薦玉召赤繒高辛氏召十三月爲正薦玉召白繒尙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

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
栗烈三之日干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
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自前檢後文質
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自前檢後謂
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自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自十二
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自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自前代三
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
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日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自明
將去虞而適夏也是自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自應
天從民夏自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自十二月爲正
法物之瓦其色尚白周自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
其類能正其本則獄清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
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

按宋書禮志一
禮志一
寶作賓

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召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于此略舉大較亦足召明也。

宋書禮

志一
瑞贊議

青龍二年

按周禮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司馬公大將軍寶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衛國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珪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珪謂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戶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主戶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召朝則執桓珪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進則執璧今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覲二公率已進退則執桓珪其朝王則與羣公執璧按周禮王官唯公執璧

漢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于六卿其執贊曰虎皮裘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祿勳衛尉尊于六卿其執贊如孤也其朝王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于孤實卑于卿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頻聘于天子及見于其君其贊曰豹皮裘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㠭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命永壽永安長秋城門五校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于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雁㠭纘諸侯卿大夫飾羔雁㠭布州牧郡守曰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者其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比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雁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于卿今王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雁可也州牧

郡守未賜者宜依大夫執雁皆飾目續諸縣千石六百石今士大夫若或會觀宜執雁飾目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目下至于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長從士禮執雉可也通典七十五

服黃讀令議

景祐元年

黃屬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黃二季則不其令則隨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通典七十
景祐初元年通事奏日前後但見讀四時令
臣于服黃之時獨闢太令史高堂隆已爲

諸侯稱薨議

接取本通典作三
則不其令
則隨時不以土行為
今也

諸侯曰薨亦取隕墜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爲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

志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太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爲大夫死貶從事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祿也通典八

十三

荅卞蘭難取鐘

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箭詔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
已降政是已平刑是已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已隕大鐘既
鑄周景已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
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已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
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

魏志高堂隆傳

對或問藏主

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設正廟之主各藏太
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

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曰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四十八

有下脫制字

尙書曹訪云官寮終卒依禮各有至于其間令長曰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于事也通典八十三又獨志劉璋傳注

對尙書曹訪物故

景初中尙書祠郎問曰同母異父昆弟服

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隆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總麻異外內之明理也外祖父母已尊加從母目名加皆小功舅總服而已外兄弟異族無屬疏于外家遠矣故于禮序不得有服若已同居從同爨服無緣章云大功乃重于外祖父母皆實先賢之過也通典九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更岡王毓灝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一 終

全三國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二

劉劭

劭字孔才，廣平鄆鄖人。建安中爲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太和中，出爲陳留太守，徵拜騎都尉，遷散騎常侍。正始中，封關內侯。卒贈光祿勳。有《人物志》三卷，《法論》十卷。

趙都賦

且敝邑者，固靈州之敝邑，而天下之雄國。其南也，則有洪川巨瀆，黃水濁河，發源積石，徑拂太華，灑爲九流，入于玄波。其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太濛。北則有陶林玄壇，增冰沍寒，西則有靈丘平圃，邪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璀璨

錯礧硌屬阜連岡龍首差峩崿嶃嶢羊坂輪嶠崿崿嶃嶢清漳發源
濁澣汨越湯泉宿沸洪波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衝交
錯三門旁開層樓竦閣連棟結階峙華爵崿表甍若翔鳳之將飛
正殿儼其造天朱旛赫自舒光盤螭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飛梁結
雲閣于南宇立叢臺于少陽及至暮秋涉冬則風烈寒猛豺鷺
攫鷹隼奮翰國乃講武狩于清源駕駿良之駿駿抗冲天之旌旃
北連昭餘南屬呼沱西眄太陵東結繚河然後堠子放機戈矛亂
發決班髻破文頰當手斃僵應弦倒越爾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
妖女狄鞮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駢羅遞奏迭舉體凌浮雲聲哀激
楚姿絕倫之逸態實倬然而寡偶其珍玩服物則昆山美玉玄珠
曲環輕綃繁縉纖綺紈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堂
堠魚腸丁令角端飛兔裘斯常驪紫燕豐冀確顧龍身鵠頸目如
黃金蘭筋參精迅蹠飛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熾光

挺新贈往，祓于水陽。朱幕蔽野，綵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芳。魏文

類聚六十一又略見文選海賦注楷白馬賦注初學記六又十五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七

巨鰐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文選海賦注

又演連珠注

煦氣成虹霓，揮袖起風雲。文選七

救注

神鉅發聲。

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

置酒乎黃華之館。

御覽一百九十四

其謀謨之士，則思通神睿，權略無形。沈竈生蛙轉敗爲成。

書鈔一百九十一

四

辯論之士，則智凌徂丘，材過東里。分摘帶義，割瓣繖理。論折堅白，

辯滅三耳。

御覽四百六十四

游俠之徒，晞風挺類，貴交尙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節成感慨。

御覽

爰及富人郭侯之倫，賛衍陶衛。多溢無垠，金碧其輿。朱丹其輪，會

十三

四百七

遇燕好其從如雲，御覽四百七十二

許都賦

洛都賦

案此二賦見魏志本傳文俱佚

嘉瑞賦

乾坤交泰，嘉瑞降靈。蟠龍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章光列之焯燭，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于篇籍。貽來業而垂名，實明德之所墜。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將收麒麟于玄圃，栖鳳皇于軒櫺。舞鸞鳥于中唐，聆鶯鶯之和鳴。弄蕙蕩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于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平齊聲。

春秋文類聚九十八

龍瑞賦

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瓊麗，光色燭耀。

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卓犖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觀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于洛邑遂巡幸于許昌憲
宸極之天居建正殿曰當陽歲在析木時惟仲春靈威統方句芒
司辰陽升九四或躍于淵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
仁紓體肇榮摛藻布文青耀章采雕琢璘玢煥若羅星蔚若翠雲
光烏奕召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
假物曰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下澹固保險而常寧昔太
昊之初化首帝德召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見召揚聲惟珍獸
之玄真實殊異于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于泰清藝文類聚
九十八人初

學記

三十

上都官攷課疏

百官攷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召治典闕而未補能否

混而相蒙。陛下召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召欣曠，輒作都官攷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召宣暢聖旨，著定典制。

魏志劉勃傳

祀六宗議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召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晉書禮志上景初二年大執惟散騎常侍劉劭召爲云云

元會日蝕議

梓慎禱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通典七十人建安中將元會向太史上言正朔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劭建言云云時尚書令荀或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著名

皇后銘旌議

主生稱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
諸竹使符皆稱魏呂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通典八十一

四

新律序略

舊律所曰難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
事寡則罪漏是曰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
類多其篇條刪舊科采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已上十二字從御覽六百三十八補

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
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曰爲刑名冠于律首盜律有
劫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曰爲劫掠律賊律
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
眾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命金布
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廢律

有告及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攷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賂律盜律又有敕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脩舍事故分爲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廢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劾曰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又減曰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曰爲法故復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呂費廣稍省是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廢律取其可用合科者曰爲郵騎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曰爲變事令曰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曰爲警事律盜律有還城界王金布律有

罰贖入責。呂呈黃金爲償。科有平庸坐贓事。呂爲償贓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呂贖論。其不見不知。坐也是呂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呂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呂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爲增。于荀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名呂爲律首。又改賊律。但呂言語及犯宗廟閭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于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汚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呂嚴絕惡路也。賊鬪殺人。呂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

誤相殺不得報讎所呂止殺害也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
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殴兄姊加至五歲刑呂明敎化
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于善人所呂累之使省刑息誣也
改投書棄市之科所呂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兜強爲義之
蹤也二歲刑呂上除家人乞鞠之制所呂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
自擇伏日所呂齊風俗也

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

人物志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
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曰聖人著父象則立君子小
人之辭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制禮樂則攷六裁祇庸之德
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呂達眾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
成則並受名譽是呂堯呂克明俊德爲稱舜呂登庸二八爲功湯
呂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呂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與

德孰不勞聰明于求人、獲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呂爲四科泛論眾材，呂辨三等。又歎中庸、呂殊聖人之德。尙德、呂勸庶幾之論。訓六蔽、呂戒偏材之失。思狂狷、呂通拘抗之材。疾愬愬而無信、呂明僞侶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呂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呂故依聖訓、志序人物、庶呂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宋本入物志

七華

玄休先生棄世遁名、藏身于虛廊、絕影于無形。榮時子聞而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之絃綱。生有九州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爲先生陳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

荔文類聚

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羈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尋。□逸響追晷逐電。

荔文類聚

漱馬河源遊目崑崙

文選七都賦注

超重淵越流沙

文選七命注

榮時子曰三時既畢玄冬效節木落草獎鳥竄獸穴爾乃駕六軒

乘雕軒載金鉢鳴玉鸞鼓與雷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煙與電連

裁文類聚五十七

榮時子曰洞庭之鮒

裁文類聚作鯈

出于江潛紅腴青鱗朱尾碧鱗乃使

朱玄揮纓騁厥妙伎先事

□

敷割皮骨

書鈔一百四十五引爾條裁文類聚五十七

煮丹穴之卵包南海之蠶

除之

□

燭麒麟之麝

書鈔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

五十五

煎雋陵之縹翠蒸葱嶺之碧雞

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
五作嵩陵御覽九百二十四

厥齊不同各有攸宜九沸三變其味乃和

書鈔一百四十二

于是爨陽山之穄九朔之禾

書鈔一百四十二

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轔翳路風馬如雲

裁文類聚五十七

化如神明書鈔

威光遠震書鈔

于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禮泉波流芝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蹻蹻。感神人而懷異物。竅九有而綏人荒。藝文類聚
五十七

樂論凡十四篇見魏志本傳

飛白書勢

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腳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折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潤。直淮箭馳屈擬蠖勢繁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鵠遊逝。藝文類聚
七十四

文帝誄

鳳皇立翥文選頭陀
序碑注

明帝誄

先皇嘉其誕受洪允

文選赫白馬賦注

劉放

放字子棄，涿郡人。曹公辟司空參軍，歷主簿記室，出爲鄧陽、祋祤贊令。魏國建，爲祕書郎。文帝卽王位，轉祕書丞，徙爲令。黃初初，改中書監，加給事中。賜爵關內侯，掌機密。進封魏壽亭侯。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進封西鄉侯。青龍中，加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中，封方城侯。齊王時，加左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年老，遜位，復爲侍中，領中書令。卒，謚曰敬侯。

案魏志本傳，放善爲書，徵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

奏停賣胡粉

今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

書鈔一百三十五引魏名臣奏

孫資

資字彥龍，太原人。歷縣令，參丞相軍事。魏國建爲祕書郎。文帝即王位，轉祕書丞。及受禪，改中書令，加給事中，封關內侯，掌機密。明帝時，加散騎常侍，封樂陽亭侯。進封左鄉侯。青龍中，加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中，進封中都侯。齊王時，加右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召年老，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卒。謚曰貞侯。

召太尉司馬懿爲太傅詔

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道一作體，厥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先帝本召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召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尙勤。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旦奭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召處其下，何召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回，有意未遂耳。斯亦

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周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召鄧禹爲太傅皆所召優崇雋乂必有尊也其召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又略見魏志濟王芳

對明帝詔問萬年後計

陛下恩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召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召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勤不傾使各守分職纖芥不間召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有儔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召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

使相鎮固于事為善

魏志劉放傳注
引孫資別傳

又對

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已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已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迹。然後知可付已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磾夷狄。已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尙曰。安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于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爲君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魏志劉放傳注
引孫資別傳

薦賈逵于相府

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于大眾。烈節顯于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

昌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

魏志賈逵傳注
引孫資別傳

韋誕

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子。稱草聖。建安中爲郎中。正始中遷侍中。中書監。後昌光祿大夫。致仕。有集三卷。

歎志賦

崩鴻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于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辯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昌歎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因羣士于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于機衡。擁大瑞于帝側。隨倫儕昌。案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憤。心夕惕昌愧恧。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于卿士。奏朝請于朔望。恭禋享于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馳。微奇功昌佐時。徒曠官其何爲。匪遙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于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景福殿賦

瞻大廈之穹崇，結層構而高曠。脩棟迫日虹，指飛甍而竄鳳翔。櫟桷駢逼，目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于反宇，乘流蘇于飄揚。于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極，飛樞承櫟。析梧綺錯，櫟杆二字並依御覽。此二字依文選魯望舒改。梁枕鱗攢，芙蓉側植，藻井懸川，則有靈光殿賦注補望舒涼室，羲和溫房。玄冬則煖，炎夏則涼。總寒暑于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狄，詭貌殊姿。列于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號文選景福殿賦注作百子，號文類聚六十二。

祥之令名，步雕輦以逍遙。時容與于蘭庭，又有教坊講肆。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于動物。起世俗以獨絕，然後御龍舟兮翳翠蓋。吳姬擢歌，越女鼓枻。詠采菱之清謳，奏綠水之繁會。

御覽文選景福殿賦注一百八十八

昭剛義于金光，崇柔惠于建陽。

時裏羊昌劉覽步華簾于永始知稼穡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

同上

虞淵靈沼涼水浹浹

文選景福殿賦注

北看高昌邪睨建城

文選景福殿賦注

踐高昌召北眺臨列隊之京市

文選景福殿賦注

奏題署

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流紜體素不妄下筆

已上四語從尺牘清

寡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方伯紙及臣墨兼此三

具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方才千言

御覽七百四十七引三輔決錄注

駁議胡昭

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攷行于卿今顚等位皆常伯納言

疑爲卿佐足召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

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

魏志管愬傳注引高士傳

皇后親蠶頌

于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躬耕帝藉，遇德班令。嘉柔桑之璧敷，思
郊廟之至敬。命皇后已親贊俾躬桑于外坰。攷時日于巫咸，詔大
卜已獻貞御坤德之大輅。翳翠葆已揚旌，爾乃皇英參乘塗山奉
輿。總姜任于後陳，載樊衛于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粲已星敷。
啟前路于三官，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虬于左角，步素螭于右隅。登
崇壇而正位，覲休氣于朝陽。步雕輦而下降，采柔條于公桑。嬪妾
肅已莅事，職蠶槐而承筐。供副禕之六服，昭孝敬于烝嘗。盛華禮
于中宇，神化馳于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前。降至貴已逮下，布愷
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迴轂。班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茂茂。神
澤濡已雨施，洪惠播于無原。同顧慶于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
祐于萬國，卷福釐已言旋。美休祚于億載，豈百世之曾玄。

蘇文頤
聚十五

太僕杜侯誄

初學記
十四

入作納言光耀紫微

此堂書鈔一百六十

墨方

合墨法呂眞朱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白中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初學記二十一

筆方

先次呂鐵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穢毛蓋使不鬢如訖各別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齊毫鋒端本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羊青毛縮羊青毛去免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捲令極圓訖痛頡之呂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齊亦使平均痛頡納管中竈隨毛長者使深竈小不大筆之大要也

濟民要術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灝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二終